

历史印记

——一个时代的剪影

张若愚 著

(上)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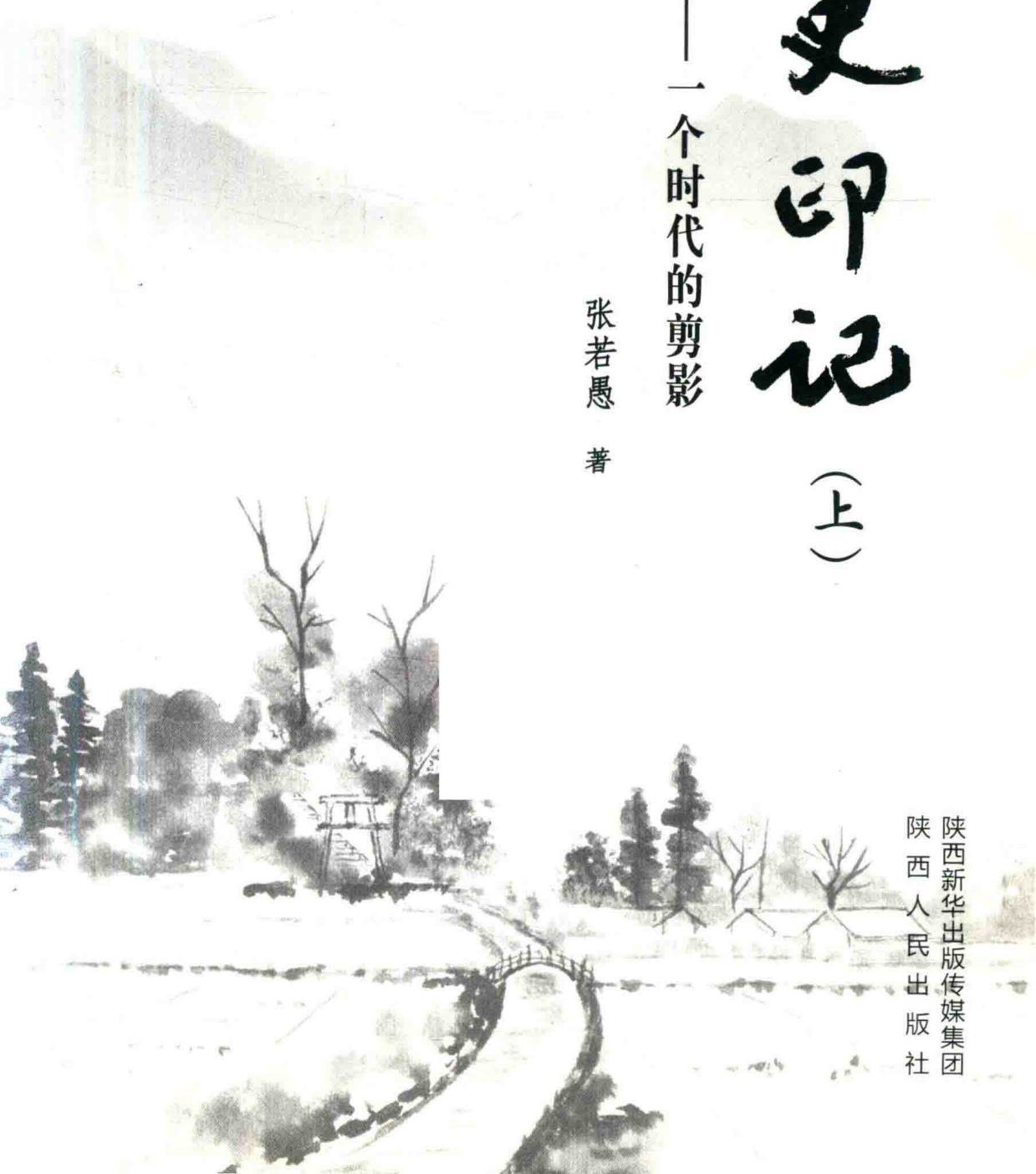
历史印记

(上)

——一个时代的剪影

张若愚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印记：一个时代的剪影 / 张若愚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24-12242-8

I. ①历… II. ①张…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7649号

历史印记——一个时代的剪影

作 者 张若愚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日报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66.25印张 12插页

字 数 100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22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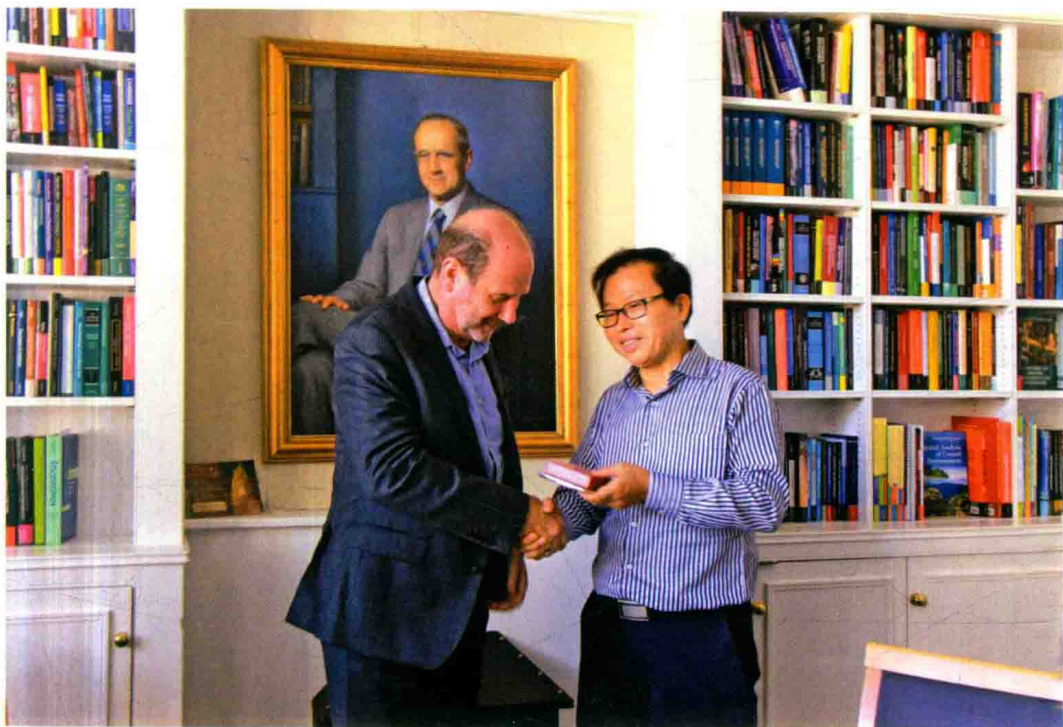
定价(上下) 210.00元



2010年8月30日，在河南登封市周公測景台。測景台是我國古代測量日影、驗證四時、計年的儀器，為周公姬旦創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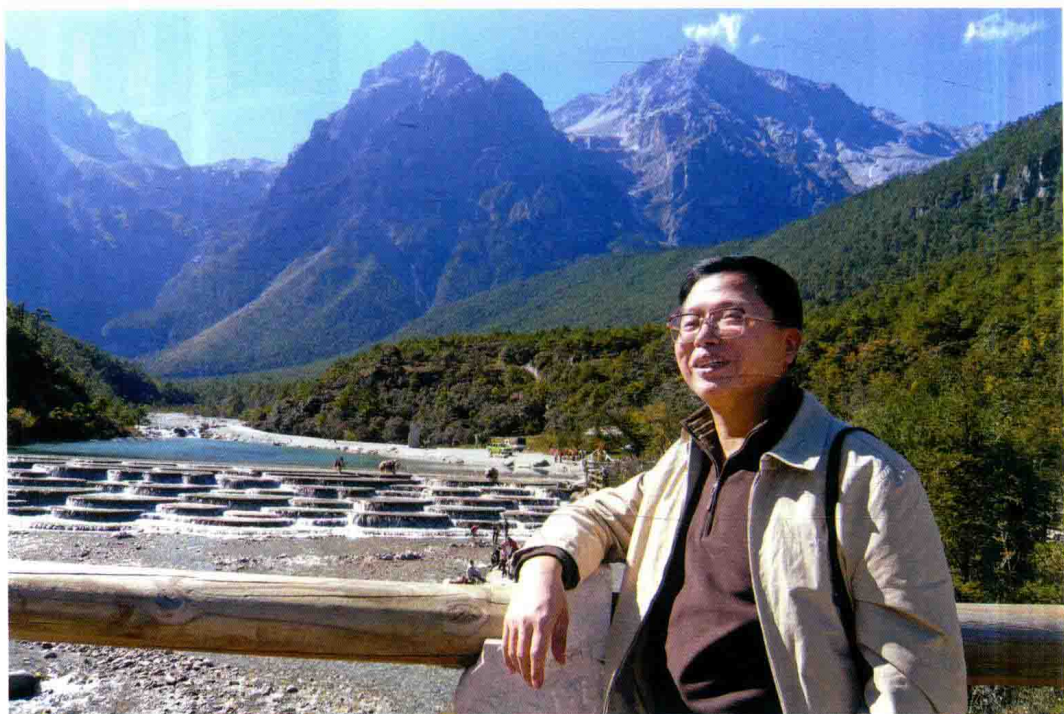
2016年9月2日，与夫人登上秦岭之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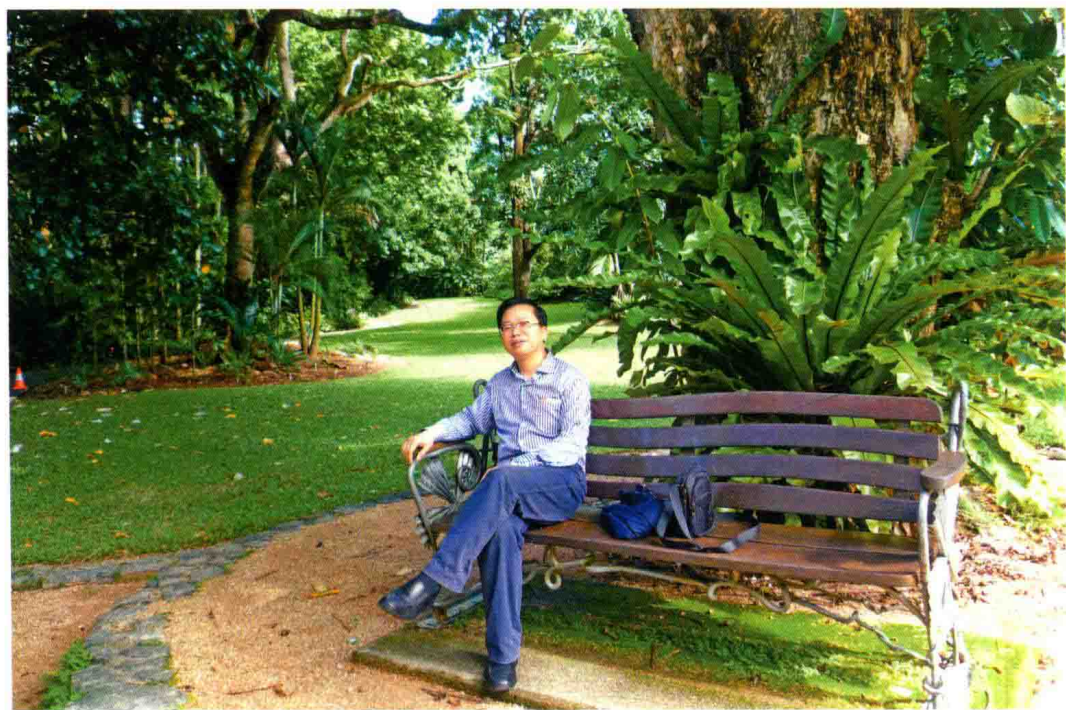
2017年6月19日，在伦敦向英国编辑委员会主席Richard Duxbury(理查德·杜波瑞)赠送纪念品。



2015年11月26日，接受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采访。



2008年10月21日, 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



2012年3月21日, 在新西兰北岛植物园。



2011年5月19日，与多家省级党报总编在川西雨途。



2012年3月23日，在新西兰北岛Rotorua（罗托鲁阿）火山温泉。



2010年4月23日，在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



2012年3月29日，在澳大利亚牧场。

文章天下事 得失寸心知

几天前接到《陕西日报》副总编张若愚的一则短信，言及要出版一套（上、下两卷）“历史印记”的书籍，询问我能否为其写篇序。

感谢若愚的信任。虽然我离陕已近四年，但凭之前的接触，对若愚还是有所了解。

我同若愚几乎同时进新华社工作。八十年代初，我当时大学毕业由总社派驻河北分社，若愚驻陕西分社。由于都是初出茅庐又崭露头角的年轻记者，对彼此的重大报道和优秀新闻作品都比较关注，加之又常在一起参加总社组织的业务研讨和策划会，因此对若愚还比较熟悉。1993年秋，我调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时，若愚也因报道出色被陕西省领导看中调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此后几年，虽同在一个省工作，因分属不同系统，反而接触不多。直到我从新华社转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若愚也从省政府转《陕西日报》，接触才又多起来，而若愚的新闻功底和才华也终“书归正传”、井喷式展现。特别是每年一次的陕西省新闻奖评选，他几乎成了得大奖的“专业户”。

这对于一个从国家通讯社转至地方新闻单位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本不算什么难事和奇事，难得的是其“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也有人认为，若愚若不到地方政府部门工作，始终在新华社或新闻单位或许会有更大的成就。历史没有假设。若愚调到陕报工作后，充分表现了其“多面手”和“杂家”的功力，从其洋洋近百万字的上下两卷作品集中，就可窥其一斑：人物通讯、经济述评、社会札记、读书随笔……而最能反映其文字功底和思想深度的还是那两组似乎“不经意”的随笔《阅读城市》和《书的困惑》。如果说前者来自现实的话题，后者则是精神层面的反思。两组随笔题材不同，但都能秉笔直书，在娓娓道来中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虽没了年轻时的咄咄逼人，反而更力透纸背，让人掩卷沉思……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正如若愚在出版后记中所表述的那样：“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愧于心”。因有相同经历，遵嘱所序，不仅是对在陕近 20 年工作的纪念，也包含了对在陕友人的祝福。

任贤良

二〇一七年夏于京城

历史是这样写成的（自序）

历史是由时间长河中许多碎小浪花组成的。除了历史学家的史家眼光，于大多数人，历史就是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子构成的。而记录这些日子和日子里发生的人和事的，是另外一群人，他们的职业叫记者。记者日复一日，记录了碎片化的人事，串联起来，就是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印记。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印记就是昨天的新闻。新闻与历史的转换，在于时空的改变和人事的更迭，而记录历史的记者，也像走马灯似的，一批接着一批，世代更替，前赴后继。

三十多年前，当我怀揣梦想走进复旦大学美丽的校园去读新闻学时，看到各个系迎接新生的宿舍门口，都放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对新到学子未来的期盼。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等理科专业的小黑板上，无一例外写的都是：“欢迎你，未来的××学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是硬专业，懂就懂，不懂就是装也还是不懂，胡拉乱扯攀不上。能读这些硬专业的大都是聪明人，未来成名成家大伙心里服气，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可是看到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等许多人文学科的小黑板上，写的也是“欢迎你，未来的××学家”这样的话，唯独新闻系的小黑板上写的是“欢迎你，未来的记者”，心里不免一怔，还是有些小小的失落。这些口号式的欢迎语也许并非校方的安排，也可能是高年级学生的创造，但专业与专业的未来差别，甚至人生与人生的差别，大约已经能看得见了。当记者的也许永远也成不了某方面的专家。后来听八方名家的课多了，专业读得久了，方知道当记者也算是一家，那就是杂家，具有广博的知识，样样知晓，样样不精。当然，也有一些记者，最后成了专家，甚至成了大家，那是像大熊猫一般少之又少勤奋聪明的人。对于绝大多数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来说，每日像个新闻民工一样，干的都是些鸡零狗碎一地鸡毛知识含量不高的事情。那些所学专业有可能成家的人，做专业做学问犹如愚公挖山，每日不止，数年下来在专业领域学问积累，专业精进，已经站在某个领域

的最高点最前沿而成专家成权威了。而记者却像个刨食吃的鸡，整日跑进跑出，忙忙碌碌，花间采点蜜，山间打把柴，河中取瓢水，不经意间，时间就从指头缝溜走了。青春、梦想、抱负，都湮没在时光隧道的长长倒影里，留在了碎片化的历史印记里。用一副对联，大概可以描写出职业记者的特点：

上联是：山里走水里走乡里走城里走，常年在走

下联是：握茧手握粗手握纤手握绵手，人生如手

横批是：采访人生

我在新华社当记者时，一位老记者改写过《红楼梦》里的一首诗，道出记者职业的甘苦：“都云记者红，谁解个中味，夜半三更字，一把辛酸泪。”记者这个职业，人行容易，要做出成就却不大容易。特别是年轻人刚吃上这碗饭时，感觉很是风光，每日风风火火，见官员访明星，睥睨天下，好像什么都不在话下，及至做得久了，便有了职业疲倦，有了反思和顿悟。新闻记者被称为社会活动家，常年跑来跑去，行踪飘忽，采采访去，写个不停。见的人多了，便成了阅历，写的文多了，便成了历史。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记者这个职业永远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记者始终与时代一起成长，见证着时代变化的潮汐，记录着历史的大小浪花。对大多数职业记者来说，力求用新闻主义的专业精神详尽展现实事，为受众报道事件真实。采访、记录、观察、思考、写作。走个马不停蹄，写个笔不停手。常常穿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做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党的政策的传播者。

在新闻学教科书里，记者被称为社会的良心和社会的医生，扶弱锄奸，济困救危，主持社会正义。有时候，记者采写的一篇稿件、一篇内参，会使错误得到纠正，邪恶得到惩治，正义得到伸张，工作得到推动，甚至在历史的某个点位，改变了历史的轨迹，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那种成就感，不是什么职业都能体会得到的。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有幸历经了许多值得记忆的重大事件。

1985年初夏，位于黄河岸边陕西大荔县境内三门峡库区的农垦系统职工，连续多日开着大卡车和大型农用机械到西安游行上访，围堵陕西省委省政府大门提出诉求。从4月24日到5月6日，我连续采写了七篇内参向上反映情况，

胡耀邦总书记做了批示，使农工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也正是这次采访我认识了副省长徐山林，后来的一个时段，在徐山林的直接领导下，我参与起草了陕西省股份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也有了此后我写的有关徐山林工作生活的多篇文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在一些沿海沿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西安市领导层也为西安能进入计划单列城市积极争取，希望新华社能帮助呼吁。为此我做了较长时间的系统调研后写了一组内参，被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赵紫阳批示，推动了西安市最终进入全国 14 个计划单列城市的进程。作为生活在西安市的居民，也算是为这座历史名城的发展添砖加瓦，尽了绵薄之力。

在长期形成的传播体制格局之下，记者的作用主要是正面宣传为主，有时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媒体也需要开展积极的公开批评，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1987 年 6 月，西安铁路部门把国家从加拿大进口的红小麦卸到露天场地遭受雨淋水泡，致使 35 万公斤小麦发芽。时任西安市市长的袁正中为此专门约见我谈这一事件，我深入了解后采写了一组连续报道接连在《人民日报》一版刊发，铁道部、西安市、郑州铁路局分别组成四个调查组对事件进行了查处。这一报道是早年对“铁老大”在计划经济末期强悍作风的公开揭露，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但我却因此在后来工作的一段时间里遭人打压，为社会公众利益独自吞下了被整的苦果。也许，做一名真正的记者，宿命就是如此。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记者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上海第一百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零售业的老大，是中国的商王。就是这个雄踞上海滩的老大，由于对西安的市场把握不够，把在上海卖不动的商品投放西安市场，导致在西安开设的分店最终关门走人。我采写了《中国商王何以折戟西安》，上海《解放日报》《新民晚报》转载后，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对此做出批示。这一事件是早期国内商业兼并中的典型事件，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至今还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时段，关于厂长大还是党委书记大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陕西户县境内的惠安化工厂厂长竟将厂党委书记停了职。我去该厂采访，突破层层采访的关卡，与该厂厂长当面交锋，唇枪舌剑，

排除多种干扰，发出报道，使错误及时得到了纠正。这一标志性事件因其特殊性而载入了国企改革的案例史册。

当了几十年记者，参与和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采访过不同的采访对象，走过国内的大部分地方，跑遍了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采写过数量众多的报道，其中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都是第一手的独家报道。像陕北有气海、临潼路霸、中国的治沙之战、陕西苹果上海滩走麦城、宜君发现魏长城遗址等许多重要报道，都是独家报道和翔实的历史记录，是了解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变化的第一手资料。

办过报的人大都知道，为报纸写稿的最高境界是当专栏作家，或写社评、或写小说，长年累月能坚持下来者，皆都大有成就。民国时期《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是当年天津卫响当当的社评第一把刷子。“飘萍一支笔，胜过十万军”的《京报》主笔邵飘萍，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报人张恨水，写出在《中国的西北角》的范长江等等，他们一千人的成就，早已是名扬四海的报界大擎文坛大家了。其身手学识才干和为文的水平，一般报人是学不来的，所以这些年来办报纸很少有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就连日常为报纸写社论写评论这些看上去很神圣很重要的活计，当下在许多报社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承接，其隐藏于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办报的人其实都心知肚明，无名无利还是个不大好干的“硬活”。在一个媒体高度市场化的时代，也只有那些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耕耘的少部分人，愿意在社论评论的苦海里泡着，用责任和专业主义精神费劲地游着。有时候，不幸被抛进这个苦海，没有被淹死，却也发现了一片新的大陆，以另外一种方式走进了历史的进程之中。这些年，我撰写过几百篇不具姓名的社论、评论，像关于西部大开发的系列评论、关于“三个代表”的系列评论等，在全国媒体中开了“第一腔”，因此被收入了《中国新闻年鉴》，成为历史的印记。记者的遗憾往往是采访获得的大量材料无法全部写进报道，于是就需要把所感所悟通过合适的文体写出来。《书的困惑》读书系列和《阅读城市》系列等大量的随笔，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学的是新闻学，干的是媒体记者，自然离不开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这些话题。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学的理论在实践中

不断被检验，新闻实践中碰触到的问题也逐渐在思考中上升到理论层面。采访之余因而又生产出了一批涉及新闻传媒领域的论文，像《编辑部导向问题》、《步鑫生报道的反思》、《经济报道的若干问题》、《资本试水传媒业的趋势展望》等，体现了“万金油”式杂家的特点和“十八般”武艺都会几下的杂耍式招式。也许对话题的研究未必探讨到位，但却都是用心思考，怀着对文字的敬畏、对专业的热爱，尽心尽力，伺弄文字，未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书中收入的也可能不是什么精品力作，但绝对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也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三秦大地是一片历史的富矿。在这片土地上做记者，许多时候，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越。走在被无数古人踩踏过的历史故土上，回味熟悉的历史故事，采写由历史刷新而来的新闻，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细细思量，古人与今人，也只不过是生活的时序不同打扮各异而已，有许多深入基因的东西，真的是一脉传承。采写陕西的旅游业，采写兵马俑的发掘，采写法门寺地宫的再现等等，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伟大和古人的智慧。陕西人特别是生活在西安城的人，多年来常喊的一句口号是“梦回汉唐”。历史以它强大的惯性在延伸着自身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今人依旧在沿袭着历史的陈因，穿着不同质地的鞋子，走在古老的道路上。对许多西安人来说，依然怀念那个距今一千多年未曾见过的唐代，这是真正的历史情结和废都心结。在当地的媒体上，时不时有关于西安市直辖的议论和传言，令人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也许这就是一种梦回汉唐的情绪萦绕。对于这种莫须有的坊间传闻和网上议论，作为媒体老记，真的感到些许的悲壮和酸楚。毕竟，属于昨天的历史辉煌能够被证明的，永远是随风逝去的岁月，那更多的是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地。从历史的迷离中回归当下，创新和发展才是三秦富强的根本。见多了，思多了，放在一个多维度的坐标系里去对比，便有了《抛光端午节》《阅读城市》等一系列的随笔文字。

当记者跑企业，采写报道除外，也为企业的发展贡献着另外的智慧，为企业提供许多重要的帮助。西安的汉斯啤酒、一口净商标名称，都是我的智慧贡献，这也是做记者的副产品。收入书中的《忙里偷闲说商标》一文，记录了这段历史过程。记者奉献给社会的，很多时候都是无偿的。但当你看到自己的成果被白白使用，反被知情者通过一定的组织集体作假刻意隐瞒时，你才会真正体会

到什么叫对知识产权的无视和践踏，什么叫人性的丑恶和卑劣。

记者写的文字，易碎品居多，能留下的少，还有许多耗费大量心血采写的内参，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进入公开的领域，这些都是由记者这个职业特点决定的。记者，记着。人说你记，人做你记。新闻是社会消费的快餐。在阅读进入快餐化碎片化的海量信息时代里，热点在频繁转化，记者像青蛙那样蹦来跳去，不断迎接急迫的挑战，练就倚马可待之才非常重要。在复旦读书时，听著名的新闻教育大家王中先生讲新闻理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句话：一句话是记者要敢于坚持事实，只有坚持事实，才能坚持真理；另一句话是记者要有倚马可待之才，成为采写新闻的神枪快手。做了多年记者，方知先生之言极是。能做到这两条，才能算得上是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箴言依旧在耳，青春依旧万岁，记者依旧不是在路上就是在纸上。只是一些媒体像我曾经工作过多年的新华社，已经用上了“快笔小新”机器人写稿系统。不知道这是新闻记者的悲哀还是新闻记者的幸运？

时代变了，新闻记者还在；传播方式变了，媒体职业还在。只是新闻专业主义正在不断被解构。在信息轰炸的网媒时代，传统的编辑中心主义，正在让位于技术中心主义和数据中心主义；传统的读报看电视，正在变成读手机、读平板。网络技术迫使媒体重新分工整合，采写的在拍摄传播，拍摄的也在采写传播。在一个自媒体泛记者化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发稿权，职业新闻记者地位的式微和尴尬，如夕阳西下江河东流，成为一种必然。当然，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改变的是传播方式，传播的新闻内容依然需要有人来生产。社会大众永远需要消费新闻。有需求就会有传播，未来还会有从事专业传播的新闻记者。

有记者记录新闻，历史便会留下印记。

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是为序。

张若愚

2017.2.28